



列傳第十九

陳書二十一

散騎常侍姚

思廉撰

裴忌

孫瑒

裴忌字無畏河東聞喜人也祖髦梁中散大夫
 父之平周儻有志略召補文德主帥梁普通中
 衆軍北伐之平隨都督夏侯肅克定渦溠以功
 封費縣侯會衡州部民相聚寇抄詔以之平爲
 假節超武將軍都督且衡州五郡征討諸軍事及

之平一王即皆平殄況不武帝甚嘉賞之云而承聖
中累遷散騎常侍上書衛將軍晉陵太守並祖即
位除光祿大夫慈訓言衛尉並不就乃竄木山穿
池植以舟木居處其中有終焉之一元天嘉元年
卒贈仁威將軍光祿大夫謚曰僖子忌少聰敏
有識量頗涉史傳為當時所稱解褐梁豫章王
法曲日參軍侯景之亂忌招集勇力隨高祖征討
累功為寧遠將軍及高祖誅王僧辯僧辯弟僧
智舉兵據吳郡高祖遣黃他率眾攻之僧智出

兵於西昌門拒戰他雖相持不能克高祖謂忌
曰三吳奧壤舊稱饒沃雖凶荒之餘猶為殷盛
而今賊徒扇聚天下搖心非必公無以定之宜善
思其策忌乃勒部下精之論一行倍道自錢塘直
趣吳郡夜至城下鼓譟呼之僧智疑大軍至輕
舟奔杜龕忌入據其郡宜祖嘉之表授吳郡太
守高祖受禪徵為左衛將軍大嘉初出為持節
南康內史時義安太守張紹宣與據郡反世祖以
忌為持節都督嶺北諸軍事以平之還除

散騎常侍司徒左長史五年授雲麾將軍衛尉
卿封東興縣侯邑六百戶及華皎稱兵上流高
宗時為錄尚書輔政盡命衆軍出討委忌摠知
中外城防諸軍事及皎平高宗即位太建元年
授東陽太守改封樂安縣侯邑一千戶四年入
為太府卿五年轉都官尚書兵部徹督衆軍北
伐詔忌以本官監明徹軍于淮南平授軍師將軍
豫州刺史忌善於綏撫其地得民和改授使持節
都督譙州諸軍事譙州刺史未及之官會明徹

受詔進討彭沛以忌為都督與明徹犄角俱進
呂梁軍敗陷于周周授上開府隋開皇十四年
卒於長安時年七十三

孫瑒字德璉吳郡吳人也祖文惠齊越騎校尉
清遠太守父循道梁中散大夫以雅素知名瑒
少儻好謀略博涉經史尤便書翰起家梁輕
車臨川嗣王行參軍累遷為安西邵陵王水曹
中兵參軍事主出鎮郢州瑒盡室隨府甚被賞
遇太清之難授假節宣猛將軍軍主王僧辯之

討侯景也王琳為前軍琳與瑒同門乃表薦為
戎昭將軍宜都太守仍從曾辯救徐文盛於武
昌會郢州陷乃留軍鎮巴陵脩戰守之備俄而
侯景兵至日夜攻圍瑒督所部兵悉力拒戰賊
衆奔退瑒從大軍沿流而下及克姑孰瑒力戰
有功除員外散騎常侍封武昌縣侯邑二千戶
尋以假節雄信將軍衡陽內史未及之官仍遷
衡州平南府司馬破黃河蠻賊有功除南兖太
守行廣州刺史尋除智武將軍監湘州軍事敬帝
嗣位瑒行節行威瑒一車也州刺史高祖受禪王
琳立梁永嘉王善莊於郢州徵瑒為太府卿加
通直散騎常侍及王琳入寇以瑒為使持節散
騎常侍都督郢荆巴武湘五州諸軍事安西將
軍郢州刺史摠留府之任周遣大將史寧率衆
四萬乘虛奄至瑒助防張世責舉外城以應之
所失軍民男女二千餘口周軍又起土山背向梯
日夜攻逼因風縱火燒其內城南面五十餘樓
時瑒兵不滿千人棄城拒守瑒親自撫巡行酒

賦食士卒皆爲之用命同人苦攻不能克以矯同
授瑒在國郢州刺史封萬石郡公瑒僞許以緩
之而繕修戰具樓雉器械一朝嚴設周人廿匹裨
焉及周大軍敗王琳乘勝而進周兵乃解瑒於
是盡有中流之地集其將士而謂之曰吾豈與王
公陳力協義同獎梁室亦已勤矣今時事如此
天可違乎遂遣使奉表詣闕天嘉元年授使持
節散騎常侍安南將軍湘州刺史封定襄縣侯
邑一千戶瑒懷不自安乃固請入朝徵爲散騎

侍中領軍未拜而世祖從容謂瑒曰昔朱買
臣願爲本郡鄉豈有意乎仍改授持節安東將
軍吳郡太守給鼓吹一部及將之鎮乘輿車近
畿餞送鄉里榮之秩滿復拜散騎常侍中護軍
鼓吹如故留異之反東陽詔瑒督丹師進討異
平遷鎮右將軍常侍鼓吹並如故頃之出爲使
持節安東將軍建安太守光大中以公事免尋
起爲通直散騎常侍高宗即位以瑒功名素著
深委任焉太建四年授都督荆信二州諸軍事

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出鎮公安瑒增脩城池懷
服邊遠為隣境所憚居職六年又以事免更為
通直散騎常侍及吳明微軍敗呂梁授使持節
督緣江水陸諸軍事鎮西將軍給鼓吹一部尋
授散騎常侍都督荊郢巴武湘五州諸軍事郢
州刺史持節將軍鼓吹並如故十二年坐墮場
交通抵罪後主嗣位復除通直散騎常侍兼起
部尚書尋除中護軍後辭歸入為度支尚書領
步兵校尉俄加散騎常侍遷侍中祠部尚書後

王頰幸其第及著詩賦述勲德之美展君臣之
意焉又為五兵尚書領右軍將軍侍中如故以
年老累乞骸骨優詔不許禎明元年卒官時年
七十二後主臨哭盡哀贈護軍將軍侍中如故
給鼓吹一部朝服一具衣一襲喪事量加資給
諡曰桓子瑒事親以孝聞於諸弟甚篤性通泰
有財物養之親友其自合處頗失於奢豪庭
院穿築不極林泉之致歌鐘舞文當世罕儔賓客
填門軒蓋不絕及出鎮鄂州乃合十餘船為大

於中立亭池植荷菱芡良辰美景賓僚集
泛長江而置酒亦一時之勝賞焉常於山齋設
講肆集立儒之士夕夏資奉為學者所稱而處
已率易不以名位驕物時與皇寺朗法師該通
釋典瑒每造講筵時有抗論法侶莫不傾心又
巧思過人四起部尚書軍國器械多所創立有
鑒識男女婚姻皆擇素貴及卒尚書令江總為
其誌銘後主又題銘後四十字遣左民尚書蔡
徵宣敕就宅鑄之其詞曰秋風動竹煙水驚波

幾人樵徑何處山門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
路遠地久雲多功臣未勸此意如何時論以為
榮場二十子咸有父風世子讓早卒第二子
訓頗知名歷臨湘令直閣將軍高唐太守陳亡
入隋

史臣曰在梁之季寇賊寔繁高祖建義杖旗將
寧區夏裴忌早識攀附毋預戎麾推鋒却敵立
功者數矣孫瑒有文武幹略見知時主及行軍
用兵師司馬之法云於戰勝攻取屢著勳庸加

以好施接物士咸言不向然性不循恒類以罪免
蓋亦陳湯之徒焉

列傳第十九

陳書二十五

列傳第二十

陳書二十六

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徐陵

子儉弟孝古

徐陵字孝穆東海郟人也祖超之齊鬱林太守
梁負外散騎常侍父摛梁戎昭將軍太子左衛
率贈侍中太子詹事謚貞子母臧氏嘗夢五色
雲化而為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焉時寶誌上
人者世稱其有道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之寶
誌手摩其項曰天上石麒麟也先宅惠雲法師

每嗟陵早成就謂之顏回八歲能屬文十二通
莊老義既長博涉史籍縱橫有口辯梁普通二
年晉安王為平西將軍寧蠻校尉父擢為王諮
議王又引陵參寧蠻府軍事大通二年王立為
皇太子東宮置學士陵充其選稍遷尚書度支
郎出為上虞令御史中丞劉孝儀與陵先有隙
風聞劾陵在縣贓汗因坐免久之起為南平王
府行參軍遷通直散騎侍郎梁簡文在東宮撰
長春殿義記使陵為序又令於少傅府述所製

莊子義尋遷鎮西湘東王中記室參軍太清二
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魏魏人授館宴賓是日
甚熱其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
侍來陵即答曰昔日王肅至此為魏始制禮儀
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及侯景寇京師
陵父擢先在圍城之內陵不奉家信便蔬食布
衣若居憂恤會齊受魏禪梁元帝承制於江陵
復遣使於齊陵累求復命終拘留不遣陵乃致
書於僕射楊遵彥曰夫一言所惑疑暉照於魯

陽一志冥通飛泉涌於疏勒渴復元首康哉股
肱良哉隣國相聞風教相期者也天道窮剝鍾
訶本朝情計馳惶公私頃懼而骸骨之請徒瀆
歲寒顛沛之祈空盈卷軸是所不圖也非所仰
望也執事不聞之乎昔分鼇命屬之世觀河拜
洛之年則有日鳥流災風禽騁暴天傾西北地
缺東南感旱圻三川長波含五嶽我大梁應金
圖而有九纂聖鑠而猶屯何則聖人不能爲時
斯固窮通之相理也至如荆川刺史湘東王機

神之本無寄名之口陶鑄之餘猶爲堯舜雖復六
代之舞陳於總章九州之歌登於司樂虞舜拊
石晉曠調鍾未足頌此英聲無以宣其盛德者
也若使郊禋楚翼翼寧非祀夏之君哉定艱難便
是匡周之霸豈徒幽王徙維暮月爲都姚帝遷
河周年成邑方今越裳藐藐馴雉北飛肅春茫
茫風牛南偃吾君之子含識知歸而答旨云何
所投身斯其未喻一也又晉熙等郡皆入貴朝
去我尋陽經塗土何幾至於鏗鏘曉漏的的宵烽

隔敘浦而相聞臨高臺而可望水流寶氣遙憶
溢城峯號香鑪依然虛獄日者鄱陽嗣王治兵
匪派屯戍淪波朝夕牋書春秋方物吾無從以
躡橋彼何路而齊鑣豈其然乎斯不然矣又近
者邵陵王通和此國郢中上客雲聚魏都鄴下
名卿風馳江浦豈盧龍之徑於彼新開銅駝之
街於我長閉何彼途甚易非勞於五丁我路為
難如登於九折地不私載何其爽歟而答旨云還
路無從斯所未喻一也晉熙廬江義陽安陸皆

云款附非復危邦計彼中途便當靜晏自斯以
北桴鼓不鳴自此以南封疆未壹如其境外脫
殞輕軀幸非遘吏之羞何在匹夫之命又此賓
遊通無貨殖云亦非韓起聘鄭私買玉環吳札過
徐躬要寶劍山來宴錫凡厥囊裝行役淹留皆
已虛罄散有四下之微財供無期之久客斯可知
矣且據圖列名愚者不為運芥全身庸流所鑒
何則生輕一豎死自重千鈞不以賈盜明矣骨肉
不任充鼎俎由以毛不足入貨財盜有道焉吾無

憂矣又公家進退使脫有資須本朝非隆平之時
遊客豈皇華之執輕裝獨宿非勞聚標之儀微
騎閒行寧望駟軒之禮歸人將從私具驢騾緣
道亭部唯希此疏粟若曰留之無煩於執事遣之
有費於官司或以顛沛為言或云資裝可懼固
非通論皆是外篇斯所未喻三也又若以吾徒
應還侯景侯景凶逆殲我國家天下含靈人懷
憤厲既不獲持身社稷衛難乘輿四家磔蚩尤千
刀刺王莽并安所謂俛首頓膝歸奉寇讎佩弭腰

鞅為其阜隸日者邇和方敷曩睦凶人狙詐遂
駭狼心頗疑宋萬之誅彌懼荀彧之請所以奔
蹄勁角專恣馮陸凡我行人偏膺讎憾政復植
筋醢骨抽舌探肝於彼凶情猶富未雪海內之
所知也君侯之所具焉又聞本朝公主都人士
女風行雨散東藩西流京邑丘墟葦蓬蕭瑟
偃師還望咸為草萊霸陵回首俱沾霜露此又
君之所知也彼以何義免寇讎我以何親爭歸
委質昔鉅平貴將懸雷於陸叔向名流深知

於駸箋吾雖不敢常慕前脩不圖明庶有懷
其以此皇物昔魏氏將亡羣凶挺爭諸賢戮力
想得其朋為葛榮之黨邪為邢杲之徒邪如曰
不然斯所未喻四也假使吾徒還為凶黨矣景
生於趙代家自幽恒居心則自可行為連率山川
刑勢軍國彝章不勞誦著為箴壽使當屈指能
景以逋逃小醜羊豕同羣身之禹江臯家留河朔
春春井井如鬼如神其不然乎抑又君之所知
也且夫官闈祕事竝石雲霄其後訂謨寧非惟

飛便

慙或陽驚以定策或焚葦而奏書朝廷之士猶
難必預羈旅之人何階耳目至於禮樂公革刑
政寬猛則謳歌已遠萬舞成風不知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也安在搖其牙齒為間謀者哉若謂
復命西朝終奔東虜雖齊梁有隔尉候奚殊豈
以河曲之難涉而曰江關之可濟河橋馬度寧
非宋典之姦關路鷄鳴昌田文之客何其通
蔽乃爾相妨斯所未喻五也又兵交使在雖箚
前經儻同徇僕之尤追肆寒山之怒則凡諸元

歸並釋縲囚爰及偏裨同無前賦乃至鍾儀見
赦朋矣遵途襄老蒙歸虞歌引路吾等張壇式
三脩好壽盟涉泗之與浮河郊勞至于贈賻公
恩既被賓敬無違今者何憊翻蒙賤責若以此
為言斯所未喻六也若曰祇氣永久畏亂做然
哀哉奔波存其形魄固已銘茲厚德戴此洪恩
暨渤澥而俱深方嵩華而猶重但山梁飲啄非
有意於籠樊江海飛鴻本無情於鍾鼓況吾等
營塊已謝餘息空留悲默為生何能支久是則

雖榮之養護更夫天年若以此為言斯所未喻七
也若云逆豎殲夷當聽反命高軒繼路飛蓋相
隨未解其言何能善護夫中身治亂豈有意於
前期謝常侍今年五十有一吾今年四十有四
介已知命賓又杖鄉計彼侯生肩隨而已豈銀
臺之要彼未從師金龜之方吾知其決政恐南
陽無水音不延齡東海桑田無由可望若以此
為言斯所未喻八也足下清襟勝託書圖文林
凡自洪荒終乎幽厲如吾今日寧有其人爰至

春秋微宜商略夫宗姬殄墜霸道昏以或執政
之名門或陪臣之涼德故臧孫有禮翻囚與國
之膏周伯無德空怒天王之使遷箕卿於兩館
繫暗子於三年斯匪貪亂之風邪寧當今之高
例也至於雙嶺且帝四海爭雄或構趙而侵燕
或連韓而謀魏身求盟於楚殿躬奪璧於秦庭
輸寶鼎以託齊王馳安車而誘梁客其外膏膺
販舌分路揚鑣無罪無辜如兄如弟遠乎中陽
受命天下同規巡省諸華無聞幽辱及三方之

霸也孫甘言以媵媚曹屈詐以羈縻終軫威到
於句足冠蓋年馳於庸蜀則石嘲殊險負戲已
深共盡遊談誰云猜忤若使搜求故實脫有前
蹤恐是叔世之姦謀而非為邦之勝略也抑又
聞之雲師火帝澆淳乃異其風龍躍麟驚王霸
雖殊其道莫不崇君親以銘物敦勸養以治民
預有邦司曾無隆替吾奉違溫清仍屬亂離寇
虜猖狂公私播越蕭軒靡御王躬誰持瞻望鄉
關何心天地自非主馮廩竹源出空桑行路合

情猶其相敗常謂擇官而仕非曰孝之家擇事而
趨非云忠國况乎欽承有道驂駕前王郎古文明
經鳴鳥知禮巡省方化咸問高年東序西睨皆
尊者若吾以圭璋玉帛通聘來朝屬世道之屯
其鍾生民之否運兼年累載無申元直之祚銜
泣吞聲長對公問之怒情禮之訴將同逆鱗忠
孝之言皆應辭舌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且
天倫之愛何得忘懷妻子之情誰能置置人以
清河公至之貴餘餘以以古佐之家莫限高卑皆被

雖略自東南醜虜抄販饑民以膏膏者郎官俱饑墻
壁况吾生離死別多在暄寒在孀室嬰兒何可言
念如得身還鄉土躬自推求猶比其提攜俱免凶
虐夫四聰不達華陽右所謂亂臣百姓無辜孫
叔敖稱爲良相足下高才重譽參贊經綸非非
非魏聞詩聞禮而中朝大議曾未矜論清宗嘉
謀安能相及諤諤非周舍容容類胡廣何其無
諱臣哉歲月如流平生何幾日辰看旅鷹心赴江
淮昏望牽牛情馳揚越朝千悲而掩泣夜萬緒

而回腸不自知其為生，不自知其為死也。足下
素接詞鋒，兼長理窟，臣丞相解頤之說，樂令吾
滑耳之談，向所諮疑，誰能曉吟。若鄙言為戮，米
旨必通，分請灰釘，甘從斧鑊。何但規規默默，齧
舌低頭而已哉。若一理存焉，猶希矜眷，何必期
必死。齊都足趙魏之蓄，塵加幽并之片
骨，遂使東平拱樹，長懷向漢之悲。西洛孤墳，恒
表思鄉之夢。干祈以屢，嘆又慟，增深道之彥，竟不報
書。及江陵陷，旅自孫員陽，次蕭淵明，為梁嗣，乃遣

陵隨還。太尉王僧辯初拒境，不納淵明，往復致
書，皆陵詞也。及淵明之入，僧辯得陵大書，百接待饋，
遺其禮甚優。以陵為尚書吏部郎，掌詔誥。其年
高祖率二六誅僧辯，仍進討。韋載時任約，徐嗣徽
乘虛襲石頭，陵感僧辯舊恩，乃往赴約。及約等
平，高祖釋陵不問，尋以為貞威將軍、尚書左丞。
紹泰二年，又使于齊，還除給事黃門侍郎、祕書
監。高祖又禪加散騎常侍、左丞。如故。天嘉初，除
太府卿。四年，遷五兵尚書，領大著作。六年，除散

騎常侍御史中丞時安成王諱為司空以帝弟
之尊勢所傾軼野直兵鮑僧敷假王威權抑塞辭
訟大臣皆天敢言者陵聞之乃為奏彈導從南臺
官屬引上奏案而入世祖見陵服章嚴肅若不可
犯為歛容正坐陵進讀奏版時安成王殿上侍
立仰視世祖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王下
殿遂劾為先侍中中書監自此朝廷肅然天康元
年遷吏部尚書領大著作陵以梁末以來選授
多失其所以於是擬集綱維綜數名實時有冒進

求官誼競不已者陵及為書宣示曰自古吏部
尚書者品藻人倫簡其不能尋其類者逐其
小量其官爵梁元帝承侯景之凶荒王太尉接
荊州之福敗爾時喪亂無復典章故使官方窳
此紛雜未定之時聖朝草創于戈未息亦無條
序府廟空虛賞賜懸乏白銀難得黃札易營權
以官階代於錢絹義存撫接無計多少致令負
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豈是朝
章應共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作

舊意亦非理望也所見諸君多踰本分猶言大禹
未喻旨回懷若問梁朝朱領軍亦為卿相此不
踰其本分邪此是天子所拔非關選序梁武帝
云世間以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曄宋文帝
亦云人世豈無運命每有好官缺輒憶羊玄保
此則清階顯職不由選也秦有車府令趙高直
至丞相漢有高廟令田千秋亦為丞相此復可
為例和既泰衡流應以粉墨所望諸賢深明鄙
意自是衆心服焉特以毛玠廢帝即位高

宗入輔謀黜吳兵志者引陵預其議高宗纂曆封
建昌縣侯邑五百戶太建元年除尚書右僕射
二年遷尚書左僕射陵抗表推周弘正王勸等
高宗召陵入內殿曰卿何為固辭此職而舉人
乎陵曰周弘正從陛下西還舊曰藩長史王勸太
平相府長史張紇常鄉賢戚若選賢與舊臣宜
居位固辭思自高宗苦屬之陵乃奉詔及朝議
比伐高宗曰朕意已決卿可舉元帥衆議咸以
中權將軍道于量位重共署推之陵還曰不然

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略人尤當今之
無過者。於是爭論累日，不能決。都官尚書裴君
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裴君
即良副也。』」是日，詔明徹為大都督，令忌監軍事。
遂克淮南數十州之地。高宗因置酒舉杯屬陵，
曰：「賞卿知人。」陵避席對曰：「定策出自聖衷，非臣
之力也。」其年加侍中，餘並如故。十年，領國子祭
酒。南徐州大中正以公事免。侍中僕射尋加侍
中，給扶。又除領軍將軍。八年，加領右將軍。太子

詹事，置佐史。俄遷右光祿大夫，餘並如故。十年，
重為領軍將軍。尋遷安右將軍。丹陽尹十三年，
為中書監，領太子詹事，給鼓吹一部。侍中將軍
右光祿中正如故。陵以年老累表求致仕。高宗
亦優之，乃詔將作為造大齋。陵就第攝事後，
主即位，遷左光祿大夫。太子少傅，餘如故。至德
元年卒，時年七十七。詔曰：「慎終有典，抑乃舊章。
德可甄，諡宜追遠。」侍中安右將軍左光祿大
太子少傅南徐州大中正建昌縣開國侯陵。

弱齡學尚登朝秀穎業高名輩文曰詞宗朕近
歲承華行相引狎雖多卧疾方期克壯奄然殞
逝震悼下懷可贈鎮右將軍特進其侍中左光
祿鼓吹侯如故并出舉哀喪事所須量加資給
諡曰章陵器局深遠容止可觀性又清簡無所
營樹祿俸與親族共之太建中食建昌邑邑戶
送米至于水次陵親戚有貧賈者皆令取之數
日便盡陵家尋致乏絕府僚怪而問其故陵云
我有車牛衣裳可賣餘家有可賣不其周給如

此少而崇信釋教經論多所精解後主在東宮
令陵講大品經義學名僧自遠雲集每講筵商
較四座莫能與抗目有青頭時人以為聰惠之相
也自有陳創業文檄軍書及禪授詔策皆陵所
製而九錫尤美為一代文宗亦不以此矜物未
嘗詆訶作者其於後進之徒接引無倦世祖高
宗之世國家有大手筆皆陵草之其文頗變舊
體筆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
傳寫盈卷誦遂被之華夷家藏其本後逢喪亂多

嚴太子者三十卷有四子儉份儀傳

儉一名衆幼而脩立勤學有志操汝南周弘正

言三子為一妻以女梁太清初起家豫章王府行

參軍侯景亂陵使魏未反儉時年二十一攜老

幼避于江陵梁元帝聞其名召為尚書金部郎

中嘗侍宴賦詩元帝歎賞曰徐氏之子復有文

矣江陵陷復還於京師永定初為太子洗馬遷

鎮東從事中郎天嘉三年遷中書侍郎太建初

廣州刺史歐陽以舉兵反高宗令儉持節喻旨

紇初見儉盛列仗衛言辭不恭儉曰呂嘉之辜

誠當已遠將軍獨不見周迪陳寶應乎轉禍為

福未為晚也紇默然不答懼徐沮其衆不許入

城置馭於孤園寺遣人守衛旬不得還紇嘗

出見儉儉謂之曰將軍業已舉事儉須還報天

子儉之性命雖在將軍將軍成敗不在於儉幸

不見紇於日不遣儉從間道馳還高宗乃命

章昭達率衆討紇仍以儉悉其形勢勅儉監昭

遠軍紀高宗嘉之賜奴婢十人米五百斛除

鎮北郎陽王諮議參軍兼中書舍人累遷國子
博士八匠卿餘竝如故尋遷黃門侍郎轉太子
中庶加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以公事
免尋起為中衛始興王限外諮議參軍兼中書
舍人又為太子中庶子遷貞威將軍太子左衛
率舍人如故後主立授和戎將軍宣惠晉熙王
長史丹陽郡國事俄以父憂去職尋起為和
戎將軍累遷尋陽內史為政嚴明盜賊靜息遷
散騎常侍襲封建昌侯入為御史中丞儉性公

平無所阿附尚書又江摠望重一時亦為俗以所
糾劾後主深委任信而又領右軍禎明二年卒份
少有父風年九歲為夢賦陵見之謂所親曰五口幼
屬文亦不加此解褐為祕書郎轉太子舍人累
遷豫章王主簿太子洗馬出為海鹽令甚有治
績秩滿入為太子洗馬份性孝悌陵嘗遇疾甚
篤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晝夜不息如此者三
日陵疾豁然而愈親戚皆謂份孝感所致不建
二年卒時年二十二儀少聰警言以周易生舉高

第為祕書郎出為烏傷令。禎明初遷尚書殿中郎。尋兼東宮學士。陳亡入隋。開皇九年。隱十錢塘之楮山。煬帝召為學士。尋除著作郎。大業四年卒。

老克陵之第二弟也。少為周易生。有口辯。能談玄理。既長。遍通五經。博覽史籍。亦善屬文。而文不逮義。梁太清初。起家為太學博士。性至孝。遭父憂。殆不勝喪事。所生母陳氏。盡就養。人道梁末。侯景寇亂京邑。大飢餓。死。孝十八九。克養。

母饑粥不能給。妻東莞臧氏。領軍將軍臧盾之女也。甚有容色。孝克乃謂之曰。今飢荒如此。供養交闕。欲嫁卿與富人。均一彼此。俱濟於卿。意如何。臧氏弗之許也。時有弘景行者。為侯景將。富於財。孝克密因媒者陳音。冀行。夕從左右。逼而迎之。臧涕泣而去。所得鮓魚。悉以供養。孝克又剃髮為沙門。改名法整。並乞食以充給焉。臧氏亦深念舊恩。數私致饋餼。故不乏絕。後景行戰死。臧伺孝克於途中。累日乃見。謂孝克曰。往日

之事非為相負今既得脫當師供養孝克默然
無荅於是歸俗更為夫妻後果遊居于錢塘之
佳義里與諸僧討論釋教遂通三論每日二時
講旦講佛經晚講禮傳但俗受業者數百人天
嘉中除郊令非其好也守海去職太建四年徵
為祕書丞不就乃蔬食長齋持菩薩戒晝夜講
誦法華經高宗甚嘉其操仁小六年除國子博士
遷通直散騎常侍兼國子少酒尋為真孝克每
侍宴無所食噉至席散當六前膳羞損減高宗察

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斌不能對自是斌以意伺
之見孝克取珍果內紳帶巾中斌當時莫識其意
後更尋訪方知還以遺母斌以實啓高宗嗟歎
良久乃勅所司自今宴享孝克前饌並遣將還
以餉其母時論美之至德中皇太子入學釋奠
百司陪列孝克發孝經題後主詔皇太子北面
致敬禎明元年入為都官尚書自晉以來尚書
官僚皆攜家屬居省省在臺城內下舍門中有
閣道東西跨路通于朝堂其第一即都官之省

西抵閣道年代久遠多有鬼怪每昏夜之際無
故有聲光或見人著衣冠從井中出須臾復沒
或門閣自然開閉居省者多死亡尚書周確卒
於此省孝克代確便即居之經涉兩載妖變皆
息時人咸以為真正所致孝克性清素而好施
惠故不免飢寒後主勅以石頭津稅給之孝克
悉用設齋為經隨得隨盡二年為散騎常侍侍
東宮陳亡隨例入闕家道雖盡所生母患欲糲
米為粥不能常辦母亡之後孝克遂常噉麥有
遺糲米者孝克對而悲泣終身不復食之焉開
皇十年長安疾疫隋文帝聞其名行召入於尚
書都堂講金剛般若經尋授國子博士後侍東
宮講禮傳十九年以疾卒時年七十二臨終正
坐人佛室內有非常異音氣騰曰吾驚異之子
萬世無任至言安王功曹公太子洗馬
史臣曰徐孝穆挺五行之秀稟天地之靈聰明
特達姿寵貫今古及締構興王遭逢泰運位隆朝
宰赴殿替謀猷蓋亮直存矣孝克砥身厲行養親

逾通界亦參閱之志歟

列傳第二十一

陳書二十六

列傳二十七

陳書二十七

散騎常侍姚

思廉撰

江惔

姚察

江惔字惔持濟陽考城人也晉散騎常侍統二十世孫五世祖湛宋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忠簡公祖清梁光祿大夫有名當代父紇本州迎主簿少居父憂以毀卒在梁書孝行傳惔七歲而孤依于外氏幼聰敏有至性舅吳平光侯蕭勳名重



當時特所鍾愛嘗謂摠曰爾操行殊異神采英拔
後之知名當出吾右及長篤學有辭采家傳賜書
數千卷摠晝夜尋讀未嘗輟手年十八解褐宣惠
武陵王府法曹參軍中權將軍丹陽尹何敬容開
府置佐史竝以貴胄充之仍除敬容府主簿遷尚
書殿中郎梁武帝撰正言始畢製述懷詩摠預同
此作帝覽摠詩深降嗟賞仍轉侍郎尚書僕射范
陽張纘度支尚書張邪王筠都官尚書南陽劉之遴
竝高才碩學摠時年少有名纘等雅相推重為忘

年友公言之也嘗酬摠詩其略曰上位居崇禮寺
署隣栖息忌聞曉騎鳴母畏晨光絕高談意未窮
晤對賞無極探急共激遊休沐忘退食曷用銷
鄙吝枉趾覩顏色下上數千載揚摧吐胃臆其
為通人所欽挹如此遷太子洗馬又出為臨安令
還為中軍宣城王府限內錄事參軍轉太子中
舍人及魏國通好勅以摠及徐陵攝官報聘摠
以疾不行疾竟冠京都詔以摠權兼太常卿守
小廟臺城陷摠避難嶠嶇累年至會稽郡憇於

龍華寺乃制後修心賦略序時事其辭曰太清四
年秋七月避地于會稽龍華寺此伽藍者余六
世祖宋尚書右僕射州陵侯元嘉二十四年之
所構也侯之王父晉護軍將軍彪昔莅此邦卜
居山陰都陽里貽厥子孫有終焉之志寺域則
宅之舊基左江右湖面山背壑東西連跨南北
紆紫聊與苦節名僧同銷日用曉脩經戒夕覽
圖書寢處風雲滉惚樓外月不意華戎莫辨朝市
傾淪以此傷情誰可知矣嗟泣濡翰豈憶鬱結

庶後生君子憫余此旣焉嘉南斗之分次肇東
越之雨器祕表檜風於韓什著鎮山於周記蘊大
禹之人半書鑄景泰之在字太史來而探穴鍾離
去而照流竒信竹箭之爲珍何瓊瑛之罕值奉盛
德之無祀寓安禪之古寺是豫章之舊圃成黃
金之心地遂寂默之幽心若鏡中而遠尋西晉
阜之劫忽迹平湖之迥深山條偃蹇水葉侵淫
挂猿如落飢鼯夜吟葉叢蕪苑桃蹊橋林捎雲
拂日吐晴生陰保自然之雅趣鄙人間之荒雜

望島嶼之遶回面江源之重沓泛流月之夜迥
曳光輝之曉匝風引蜩而嘶諫雨鳴林而脩巖
鳥稍狎而知來雲無情而自合爾迺野開靈塔
地築禪窟喜園迢遞樂樹扶踈經行藉草宴坐
臨渠埭戒振鋤度影甘蔬堅固之林可喻寂滅
之場慙矣異曲終而悲起非木落而悲始豈降
志而辱身不露才而揚已鍾風雨之如晦倦鷄
鳴之聒耳幸避地而高棲憑調御之遺旨折四
辯之微言悟三乘之妙理遣十纏之繫縛祛五

惑之塵滓久遺榮於勢利庶忘累於妻子感意
氣於嗚呼寄知音於來祀何遠客之可悲知自
憐其何已摠第九畧蕭蕭先據廣州摠又自會
稽往仕崇光帝平侯景摠為明威將軍始
興內史以郡秩米八百斛給摠行裝會江陵摠遂
不行摠自此流寓嶺南積歲天嘉四年以中書侍
郎徵還朝直侍中省累遷司徒右長史掌東宮
管記給事黃門侍郎領南徐州大中正授太子
中庶子通直散騎常侍東宮中正如故遷左

民尚書轉太子詹事中心如故以與太子為長
夜之飲養良娣陳氏為女太子微行摠舍上怒
免之尋為侍中領左驍騎將軍復為左民尚書
領左軍將軍未拜又以公事免尋起為散騎常
侍明烈將軍司徒左長史遷太常卿後主即位
除祠部尚書又領左驍騎將軍參掌選事轉散
騎常侍吏部尚書尋遷尚書僕射參掌如故至
德四年加恩將軍置置佐史尋授尚書令給
鼓吹一部加扶餘竝如故策曰於戲夫文昌政

本司會治經韋彪謂之樞機李固方之斗極況
其五曹斯綜百揆是詣同冢宰之司專言室閣之
任惟爾道業標峻字量弘深勝範清規風流以
為准的辭宗學府衣冠以為領袖故能師長六
官具瞻允塞明府八座儀形載遠其端朝握揆
之所望焉往欽哉懋建爾徽猷亮采我邦國可
不愆歟禎明二年進號中權將軍京城陷入隋
而上開府開皇十四年立於江都時年七十六
嘗自敘其略曰歷外清顯備位朝列不邀世

利不涉權幸嘗撫躬仰天太息曰莊青瑩任位至
丞相無迹可紀趙元叔爲上計吏光乎列傳官
深以來未嘗逢迎一物干預一事悠悠風塵流
俗之士頗致怨憎榮枯寵辱不以介意六建之
權移羣小諂嫉作威屢被摧黜奈何命也後
至昔在東朝留意文藝夙荷昭晉恩紀聖天閣嗣
在之日時寄諺隆儀彤天齊釐正庶績八法六
典無所不統昔晉武帝策荀勗曰周之冢宰
今之尚書令也況復才未半古尸素若茲晉太

尉陸玩云以我爲三公知天下無人矣軒冕儻
來之一物豈是預要乎弱歲歸心釋教年二十
餘入鍾山就靈曜寺則法師又善薩戒暮齒嘗
陳與攝山布上人遊款深惜世古空更復練戒運
善於心行慈於物頗知自勵而不能蔬菲尚潔
塵勞以此負愧平生耳摠之白敘時人謂之實
錄認篤行義寬和溫裕好學能屬文於五言七
言尤善然傷於浮豔故爲後士所愛幸多有側
篇好事者相傳諷翫于今不絕後主之世摠當

權宰不持政務，但日與後主遊宴，後庭共陳暄
孔範、王瑗等十餘人，當時謂之狎客。由是國政
日頽，綱紀不立。有言之者，輒以罪斥之。君臣昏
亂，以至于滅。有文集三十卷，並行於世。焉長子
溢，字深源，頗有文辭，性傲誕，恃勢驕物，雖近屬
故交，不免詆欺。歷官著作、江郎、太子舍人、洗馬中
書、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入隋為秦王文學弟
子，遷駙馬都尉、祕書郎、隋給事郎、直祕書省
學士。

姚察字伯審，吳興武康人也。九世祖信，吳太常
卿，有名江左。察幼有至性，事親以孝。聞六歲誦
書萬餘言，弱不好弄，博奕雜戲，初不經心。勤苦
厲精，以夜繼日。年十二，便能屬文。父上聞，府僧
坦知名梁武代，二宮禮遇優厚，每得供湯，皆回
給察兄弟，為遊學之資。察並用聚書，蓄圖書，由是
聞見日博。年十三，梁簡文帝時在東宮，盛脩文
義，即引於宣猷堂聽講，論難為儒者所繼。及簡
文帝嗣位，尤加禮接。起家南海王國左常侍，兼司

文侍郎除南郡王行參軍兼尚書駕部郎直梁
二喪亂於金陵隨二親還鄉里時京邑空元人
出相食告糶無處察家口既多竝採野蔬日給
察每崎嶇艱阻求請供養之資糧粒恒待相繼
又常以已分減推諸弟妹乃至故舊之絕者皆相
分與自甘唯藜藿而已在亂離之間篤學不廢
元帝於荊州即位父隨朝士例往赴西臺元帝
授察原鄉令時邑境蕭條流亡不反察輕其戰
役勸以耕種於是戶口殷盛民至今稱焉中書

侍郎領著作杜之偉與察深相眷遇表用察佐
著作仍撰史永定初拜始興王府功曹參軍等
補嘉德殿學士轉中衛儀同始興王府記室參軍
吏部尚書徐陵時領著作復引為史佐及陵讓官
致仕等表竝請察製馬陵見歎曰吾弗逮也大建
初補宣明殿學士除散騎侍郎左通直尋兼通直
散騎常侍報聘于周江左者自崔暹先在關右者咸
相傾慕沛國劉臻竊於公館訪漢書疑事十餘
條竝為剖析皆有經據臻謂明所親曰名下定無

虛士著西聘道里記所敘事甚詳使還補東宮
學士時濟陽江惲吳國顧八野王陸瓊從弟瑜
河密褚玠北地傅綽等皆以才學之美晨夕娛
侍察每言論製述咸為諸人宗重儲君深加禮
異情越羣僚宮內所須方幅手筆皆付察立草
又數令共野王遞相策問恒蒙賞激遷尚書祠
部侍郎此曹職司郊廟昔魏王肅奏祀天地設
宮殿之樂八佾之舞爾後因循不革梁武帝以
為事人禮縟事神禮簡古無宮懸之文陳初承

用莫有損益高宗欲設備樂付有司立議以梁
武帝為非時碩學名儒朝端在位者咸希上旨
竝即注同察乃博引經籍獨違羣議據梁樂為是
當時驚駭莫不慙服僕射徐陵因改同察議其
不順時隨俗皆此類也拜宣惠宜都王中錄事
參軍帶東宮學士歷仁威淮南王平南建安王三
府諮議參軍丁內憂去職俄起為戎昭將軍知
撰梁史事固辭不免後主纂業勅兼東宮通事
舍人將軍知撰史如故又勅專知優冊謚議等

文筆至德元年除中書侍郎轉太子僕餘竝如故初梁季淪沒父僧坦入于長安察蔬食布衣不聽音樂至是凶問因聘使到江南時察母韋氏喪制適除後主以察羸瘠慮加毀頓乃密遣中書舍人司馬申就宅發哀仍勅申專加譬喻抑余後又遣申宣旨誠喻曰知比哀毀過禮甚用爲憂卿迥然一身宗奠是寄毀而滅性聖教所不許宜微自遣割以存禮制憂懷旣深故有此及尋以忠毅將軍起兼東宮通事舍人察志

在終喪頻有陳讓竝抑而不許又推表其略曰臣私門豐禍併罹殃罰偷生晷漏冀申情禮而庭疹相仍苴藁穢質非復人流將畢苦壞豈期朝恩曲覃被之纓紱尋斯寵服彌見慙覲且宮闕祕奧趨奏便繁寧可以茲荒毀所宜叨預伏願至德孝治矜其理奪使殘魂喘息以遂餘生詔答曰省表具懷卿行業淳深聲譽素顯理徇情禮未應刀筆但參務承華良所期寄允茲抑奪不得致辭也俄勅知者作卽事服闋除給事

黃門侍郎領著作察既累居憂服兼齋素日又
自免憂後因加氣疾後主嘗別召見見察柴瘠
過甚為之動容乃謂察曰朝廷惜卿卿宜自惜
既蔬菲歲久可停持長齋又遣度支尚書王瑗
宣旨重加慰喻今從晚食手勅曰卿羸瘠如此
齋非累年不宜一飯有乖將攝若從所示甚為
佳也察雖奉此勅而猶敦宿誓受詔授祕書監
領著作如故乃累進讓竝優答不許察在祕書
省大加刪正又奏撰中書表集拜散騎常侍尋

令

授度支尚書旬月遷吏部尚書領著作竝如故
察既博極墳素尤善人物至於姓氏所起枝葉
所分官職姻娶與衰高下舉而論之無所遺失
且澄鑒之職時人久以梓匠相許及遷選部雅
允朝望初吏部尚書蔡徵移中書令後三方擇
其人尚書令江惣等咸共薦蔡勅答曰姚察非
唯學藝優博亦是操行清脩典選難才今得之
矣乃神筆草詔讀以示察察辭讓甚切別日召
入論選事察垂涕拜請曰臣東臯賤族身才庸

近情忘遠致念絕脩途頃來忝竊久知逾分特
以東朝攀奉恩紀謬加今日叨濫非由才舉縱
陛下特升庸薄其如朝序何臣九世祖信名高
往代當時纔居選部自後罕有繼蹤臣遭逢成
擢沐浴恩造累致非據每切妨賢目雖無識頗
知審已言行所踐無期榮貴豈意銓衡之重安
委非才且有主明御歷事高昔代羽儀世由帷幄
名臣若授受得宜方為稱職臣夙陶教義必知
不可後主曰選衆之舉僉議所歸昔毛玠雅量

藻

清恪盧毓心平體正王蘊銓量得地山濤舉不
失才就卿而求必兼此矣且我與卿雖君臣禮
隔情分殊常沾鏡人倫良所期寄亦以無慙則
慙也察自居顯要甚勵清潔且虞錫以外一不
交通嘗有私門生不敢厚饋止送南布一端花
練一匹察謂之曰吾所衣著止是麻布蒲練此
物於吾無用既欲相款接幸不煩爾此人逸請
猶冀受納察勵色驅出因此伏事者莫敢饋遺
滅入隋開皇九年詔授秘書丞別封成梁陳二

代史又勅於朱華閣長參文帝知察疏禁別日
乃獨召入內殿賜奠奠乃指察謂朝臣曰聞
察學行當今無比或平陳唯得此一人十三
襲封北絳郡公祭往歲之聘周也因得與父僧
坦相見將別之際絕而復蘇至是承襲食實
非感覺者莫不為之歎歎祭幼年嘗就鍾山明
慶寺尚禪師受菩薩戒及官陳祿俸皆捨寺起
造并追為禪師樹碑文甚迥麗及是遇見梁國
子祭酒蕭子雲書此寺禪齋詩覽之愴然乃
子祭酒蕭子雲書此寺禪齋詩覽之愴然乃

蕭顏述懷為詠詞又哀切法俗益以此稱之丁
後母杜氏喪解職在服制之中有白鳩巢于戶
上仁壽二年詔曰前秘書丞北絳郡開國公姚
察彊學待問博極羣典脩身立德白首不渝雖
在哀歎宜奪情禮可負外散騎常侍封如故又
初侍言王肅請賜帝初在東宮數被召見訪以
文籍即位之始詔授太子內舍人餘竝如故車
馬巡幸恒侍從焉及改易衣冠刪正朝式切問
近對察一人而已年七十四大業二年終於東

都遺命薄葬務從率儉其略曰吾家世素士自
有常法吾意斂以法服並宜用布土周於身又
悉汝等不忍行此必不爾須松板薄棺纔可周
身土周於棺而已葬日止羸車即送吾舊坐此
吾在梁世當時年十四就鍾山明慶寺尚禪師
受菩薩戒自爾深悟苦空頗知回向矣嘗得留
連山寺一去志歸及仕陳代諸名流遂許與聲
價兼時主恩遇官途遂至通顯自入朝來又蒙
恩渥既牽纏人世素志弗從且吾習疏非五十

餘年既歷歲時循而不失瞑目之後不須立靈
置一小牀每日設清水六齋日設齋食菓菜任
家有無不須別經營也初察願讀一藏經並
已究竟將終曾無痛惱但西向坐正念云一切
空寂其後身體柔軟顏色如恒兩宮悼惜贈賻
甚厚察性至孝有人偷鑿識冲虛謙遜不以所
長矜人終日恬靜唯以書記為樂於墳籍無所
不觀每有製述多用新奇人所未見咸重富博
且等志著書白首不倦手自抄寫無時暫輟尤

好研覈古今，謹正文字，精采流麗，雖老不衰。兼
諳識內典，所撰寺塔及衆僧寺章，特爲綺密。在
位多所稱引，一言可錄，無不賞薦。若其分相干
處，以理遣盡。心事上知，無不爲待奉。機密未嘗
洩漏，且任遇已隆，衣冠僚屬，深懷退靜，避於聲
勢，清潔自處。其產每虛，或有勸營生計，笑而不
答。穆於親屬，篤於舊故，所得祿賜，咸充周卹。後
主所製文筆，卷軸甚多，乃別寫一本付察。有疑
案，令判定。察亦推心奉上，事在無隱。後主嘗從

陵

察謂朝士曰：姚察達學洽聞，手筆典裁，精當自
古，猶難畫此。在於今世，足爲師範。且訪對甚謹，
聽之使人忘倦。察每制文筆，勅便索本，上曰：我于
姚察文章，非唯訪味，無已故。是一宗匠。徐陵名
高一代，每見察製述，无所推重。嘗謂子儉曰：姚
察之德學，無前汝可師之也。尚書令江總與察
尤篤厚善，每有製作，必先以簡察。然後施用。總
爲詹事時，嘗製登宮城五百字詩，當時副君及
徐陵以下諸名賢，並同此作。徐公後謂江曰：我

所和弟三十韻寄弟集內及江編次文章無復
察所和本述徐此意謂察自高才碩學庶光拙
文今須公所和五息字用偶徐庶章也察謙遜
未付江曰若不得公此製僕詩亦須弃本復乘
徐公所寄豈得見今兩失察不獲已乃寫本付
之爲通人推挹例皆如此所著漢書訓纂二十
卷說林十卷西聘玉璽建康三鍾等記各一卷
悉窮該博并文集二十卷並行於世察所撰梁
陳史雖未畢功隋文帝時皇之時遣內史舍人

虞世基索本且進上今在內殿梁陳二史本
是察之所撰其中序論及紀傳有所闕者臨亡
之時仍以體例誠約子思廉博訪撰續思廉泣
涕奉行思廉在陳爲衡陽王府法曹參軍轉會
稽王主簿入隋補漢王府行參軍掌記室尋除
河間郡司法大業初內史侍郎虞世基奏思廉
踵成梁陳二代史自爾以來稍就補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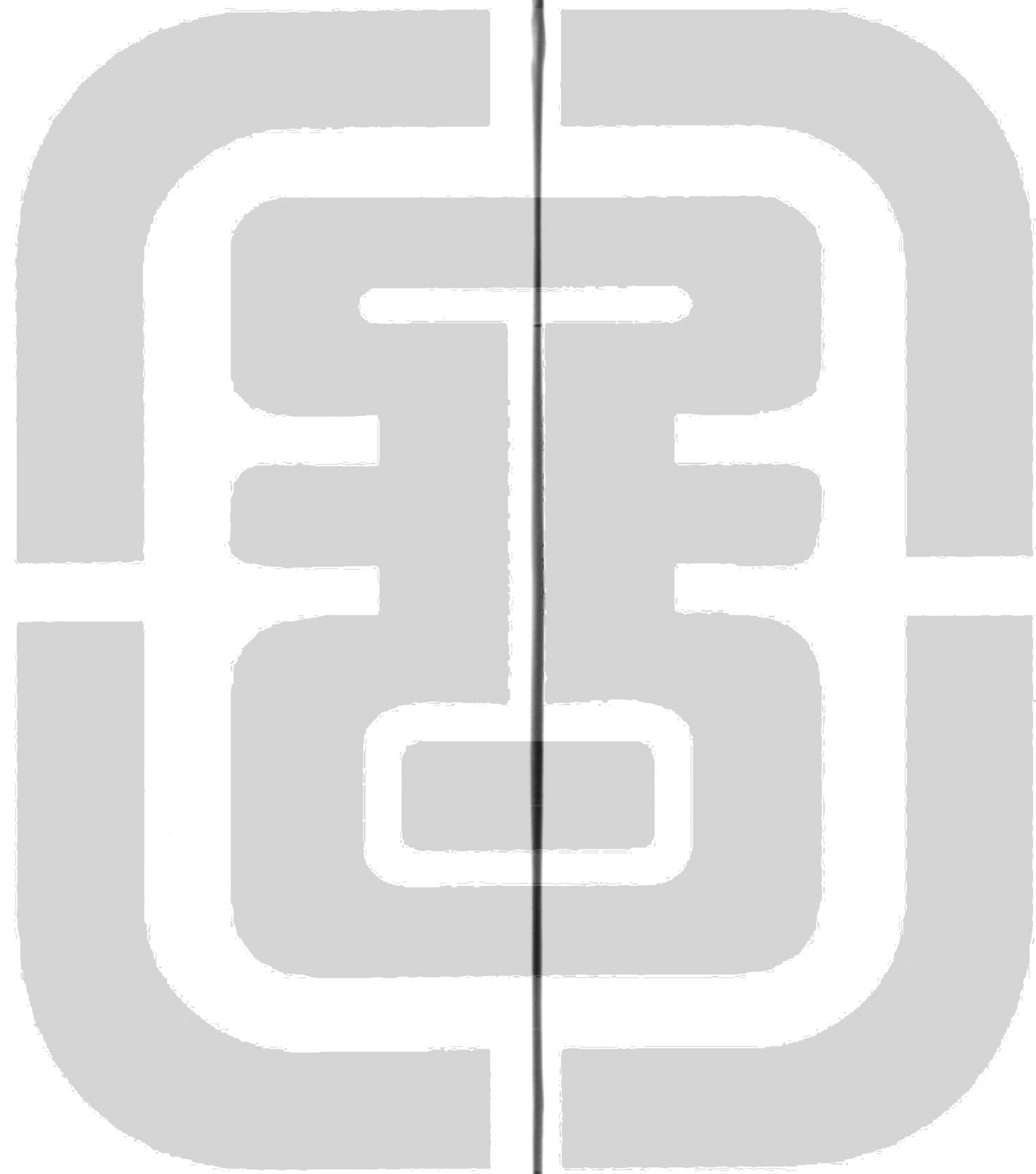
史臣曰江搃持清標簡貴加潤以辭采及師長
六官雅允朝望史臣先臣稟茲令德光斯自行

可以厲風俗可以厚人倫至於九流七略之書
名山石室之記汲郡孔堂之書玉箱金板之文
莫不窮研旨奧遍探坎井故道冠人師措紳以
為進的既歷職貴顯國典朝章上及今歲議後主
皆取先臣斷決焉

列傳第二十一

陳書二十七

24419.3



H953.2
4363

